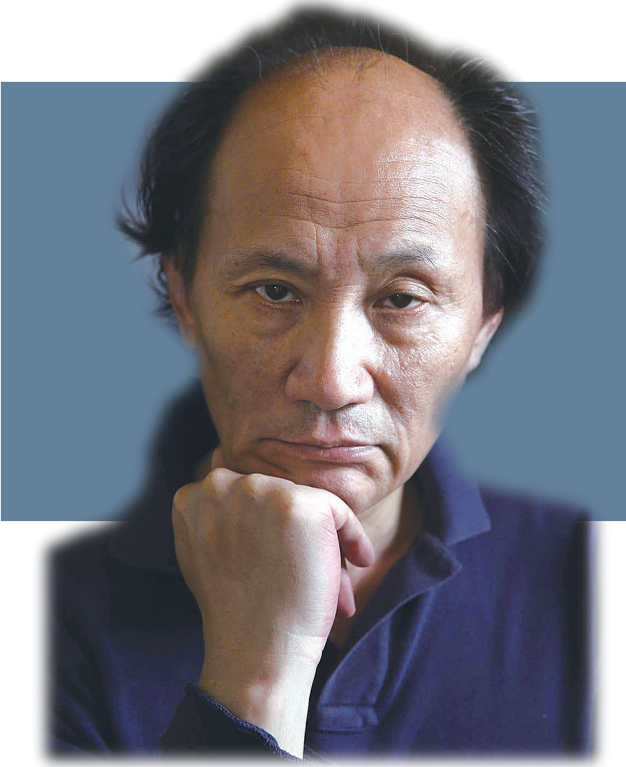


■新作聚焦

金宇澄非虚构作品《回望》:



一次在书店偶然看到,有种出版的古代碑拓,把原碑断残的部分补充上去,印在很漂亮的纸上。陡然见到如此完整的古碑,不觉一怔,细细看下来,便觉得千百年的时光留白,被现代心思与笔触淤塞,失了人世的从容。就如同过去时代的传奇人物,只留下一鳞半爪的记载,让人余想不尽,及至现代人把这点材料敷衍成皇皇巨著,天光里便只剩下繁赘的人事。

金宇澄的《回望》是关于父母的,却并没有创造性的回忆,相反,有那么点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用简笔,多白描,不知者则阙疑。当然,这不是偷懒,而是一种独特的耐心。书中关于父亲的部分,叙述的分叉很多,一面是作者的讲述,一面则是引用笔记、传闻、口述历史、父亲的日记、书信,各部分彼此映照,有时互为说明,有时互为补充,有时又显得互相矛盾。凡此种种,作者皆不刻意补足,而是保留着参差对应,如此,《回望》便牵扯起世间的丝丝缕缕,撬开了命运的诸多幽微之处。

书中有一细节,看后顿觉惊心动魄。1937年,日军途经黎里镇,却无从驻扎。即便如此,黎里镇“维持会”仍迫于日军压力,决定送几个最无亲眷的尼姑到平望交差——“远远就听到女人哭声,镇里人人晓得,是几个尼姑的声音,一艘菜贩小船要送这几个女人去平望了,哭声越来越响了……”天落无穷无尽细雨,小船一路摇,尼

空白间的情意

□黄德海

金宇澄的《回望》是关于父母的,却并没有创造性的回忆,相反,有那么点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用简笔,多白描,不知者则阙疑。当然,这不是偷懒,而是一种独特的耐心。

姑一路哭,桨声哭声,穿进一座接一座石桥洞,朝镇西面慢慢慢慢开过去……这是啥世界?!”不免让人想到莫泊桑的《羊脂球》,同样的无助无告,同样的怨愤无奈,却因为交代和描写少,只寥寥数笔,反觉比《羊脂球》多了些什么。那桨声伴随的哭声,把无形笼罩的残忍和尼姑的无奈,勾画得异常清晰。

《回望》写到了女作家关露。关露1932年加入“左联”,同年入党。1939年,潘汉年让其到汪伪机关做策反工作,对外不得对“汉奸”身份有所辩解。1943年,至日本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欲治其“汉奸罪”,组织将其调往解放区,不久即遭“汉奸罪”隔离审查,就此患精神分裂。1955年受潘汉年案株连入狱两年,1967年又被投入秦城监狱,1982年3月平反,同年10月自杀。这段记述,加之1940年代与关露会面的现场,简无再简,于逸笔草草间可睹某种可怕的真实,让人感叹时代的仁不,造化的弄人。

简短有时可能需要更多的心力,铺陈也需要能量。尼姑和关露命运的罅隙,《回望》的主体部分,即作者父母自至少至老的遭际,铺展了开去。全面抗战爆发,父亲进入中共秘密情报系统,自此惊扰不断,并于1942年被日本宪兵逮捕。虽然审讯中表现机警,无变节行为,可随后的岁月里,仍被自己人审讯,最和缓的结论是“被捕后表现消沉”与“极不负责”。母亲呢,过完自己的青葱岁月,仿佛就一步踏入中年,既在时代的风浪里起伏,又因父亲牵连,生活动荡,担惊受怕,需要极其谨慎地注视着社会的变化。

母亲家境殷实,嫁妆丰厚,待至上世纪

50年代,家庭开支困难,却怎么也不动嫁妆的脑筋。后来,好奇的金宇澄问:“为什么不卖掉那箱嫁妆?”母亲睁大眼睛说:“这怎么可以?根本不可能的,是想都不会想的事!”紧接着,作者有节制地发了一点议论:“时代过去了,这种激烈表达,已少人能懂,卖出去金银细软,当年必得提供详尽户籍资料 and 单位证明……这些特殊细部背景,非常容易风化,非常容易被遗忘。”就像人并非生来是一张白纸,人也永远不可能穿行在无障碍的时空之中。时代的禁忌、空间的悬隔,虽多是人造的森严律令,却也是世间的常态,人要在这样残酷与冷峻中辗转腾挪,因此人间原就是崎岖起伏的模样,容不得臆想中那样直线式狼奔豕突。

作者父亲1947年的一封旧信里,讲过自己当时的情绪状况,抱怨了社会现状,忽然笔锋一转,就提到了沈从文——在他本书中常见的平静语气里,足以称得上疾言厉色:“以写文章的人来说,则莫如沈从文之流变得下流而可怜,当他混在穷人堆里的时候,他的文章还有些火药气,可是后来他有了洋房,混在一群没有背脊骨的教授们中,他竟把描写女性来消遣写信,甚至用了他的脑汁大量描写女人的生殖器,细腻之至。从这件事上看沈从文依然姓沈,写文章依然写文章,似乎没有变,可是他的文章内容变了,人无耻了——为了什么,因为他发挥了人类的‘擅忘’和‘擅醉’的长处,压根儿忘记了他过去是一个什么人,是这个缘故,他把自己醉在洋房和沙发中,似乎洋房和沙发命令他要沉醉一样,这是非常自然的。”50年后重见这封信,金父已遗忘了写信的事,惟对“猛烈批评沈从文这一点”,记忆犹新。1997年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写信人会因这“记忆犹新”,想起些什么

呢,是被批评者此后在艰难时世里的作为吗?是觉察到知人论世的一言难尽吗?是写信时已经缓缓渗透出来的新时代气息吗?是对自己性格和骨气屡经颠沛仍未丧失的一丝满意吗?

“一个人要抬多少次头才看清天空?/一个人要长多少耳朵才听见人们哭泣?/要死多少人才会知道太多人已死去?/我的朋友,答案在随风飘荡。/答案在随风飘荡。”1967年,15岁的作者问48岁的父亲:“当年他为什么不做工,不做码头工人,不到炼钢厂做学徒,或者拉黄包车?如果这样,我家肯定不会多次被抄,就是安稳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成了……”那天早晨,父亲穿着带补丁的中山装,戴上袖套,准备出门去打扫厕所。听完作者的问话,他定然看看作者,长久沉默后说:“我读的书还是少,爸爸的局限性……”2010年,这个当年觉得自己读书少的老人,写了如下笔记:“如今暮年默想,方知读书的难处,人生短暂,读不完那么多书,何况,书未必有真理。”时间过得真快,眨眼就是四五十年,这个在不同时代里翻滚过的老人,又有对自己的经历寡言的习惯,他内心想的究竟是什么呢?

在作者看来,父母那一代“祸患踵至,幽明互映,是这代人‘不胜扼腕’运命的寻常……”那些平常或不平常的人间事,那些普通或不普通人的喜怒哀惧如积秽残碑,在漫漶中绵延出命运线索,草蛇灰线,却也不绝如缕,空白间渗透着说者与听者的情意。有了这辗转代际,甚至是更多人能谈出来的情义,即便是身历劫难,欲说还休,仍可以有世人的临风兴起,如书中父亲写的那样:“初夏的风,吹进了我的窗子,竹帘洒下淡淡的阳光,我搁笔沉默。”

■创作谈



说短

不少读者觉得,《回望》的叙事短小,意犹未尽,这跟我的观点变化有关。短常常有短的好处和魅力。比方吃一个菜,味道非常好,往往都不是一大盘,只那么一小碟,刚觉得好,菜就没了,记忆会更深。

李伯元的《南亭笔记》描绘官场各式各样的人物,常常两三句就束了,比如记一个苏州大官穿一件貂皮大衣去见朋友。对方也是大官,问今天穿的是什么?大官说,难道貂皮大衣都不懂吗?就走了。朋友很生气,让下人搜几十件貂皮大衣,再请大官吃饭。大官穿了貂皮大衣进门,见两边各站了五个佣人,都穿貂皮大衣。故事到了这里,忽然结束了。这样的短篇幅,会产生非常丰富的想象空间。

汉语经典的笔记体都是极短的,有时四五句描绘一个人,留着大量的空白,这种叙事五四后就式微了,长期以来的写作,都接受西方影响,忽略短文的传统同样能形成开阔的空间,不因为故事短就被遗忘。在我记忆中的西方小说,往往也是不计长短的,莫泊桑《羊脂球》那么短,同《安娜·卡列尼娜》一样,让我不会忘记。

写这本非虚构,父母资料里有更多的内容,但作为选择,我觉得停留在短叙事状态或许是最好的,再要延伸,往往就牵扯其他复杂因素,也有一部分是幽明永隔,无法获悉的空白,比如父亲说,当年他差一点去台湾。就这样一句,怎么会去台湾?谁跟他谈的?派到台湾去干吗?什么任务?哪一天去?都没有说。我当时根本没有写的愿望,没好奇心。即使问了肯定也不说的,所以就按原话写出这么短短的一句。一般的传记写法,就是要填满。父亲这一行很多是不能说的,像一般电影表现,有时是一个纸条烧掉了,吃到肚子里,靠脑子去记。因此保持大量空白,也是一种真实。

我原来一直以为,文学最为复杂,最是丰富,可以把最复杂丰富的真实表现出来,但写了《繁花》,知道即使是非虚构,也会有很多内容牵扯其他复杂的问题,这过程让我明白,为什么不少作家立遗嘱要把所有遗纸烧掉的道理,张爱玲《小团圆》也差点烧掉。其实再怎么书写,人最复杂、最丰富的一面,最后往往都是留在肚子里的。

我们面对现今的读者,不再是上世纪80年代的老读者了,他们是历史上视野最开阔的读者,高手如云,因此语到为止是最好的,东西就在那里,不必多言,不必解释就可以的。我们去买衣服,如果营业员紧跟不放,喋喋不休,介绍这样介绍那样,我们肯定要跑掉。我清楚自己面对的是最聪明的读者和“自选”年代,如今也只有最差的小店才有营业员跟过去那样尾随着你,密不透风,反复介绍、“导购”不停。你只要展示自己知道的内容。我要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读者往往比作者更懂,更明白,选择即可。

用笔简练,情感克制,可以给读者留下更多的空间。

■看小说

蜀虎《风吹车轮转》:繁华背后是寂寞

蜀虎的中篇小说《风吹车轮转》(《中国作家》2017年4期)通过写几次同学聚会,写出了几位同学的前世今生。诸如,常把情人的名字和同学的名字互换的谭必冈、混迹于古董行业的申宗儿、得意忘形的副厅级纪检员丛红等等。这些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酒宴的繁华与喧闹的另一面,力透纸背的却是人的孤独、寂寞、无奈。文章一开始出现的那位神秘的老人,后来我们知道他是妇联何主任的父亲,也是本市曾经的主要领导。他内心的那种孤独、寂寞无人能解,似乎也一直没有人想去了解。老人想要对“我”诉说,然而,一次次的阴差阳错,老人最终离去,“我”永远也不清楚,老人要对“我”诉说些什么,包括老人的家人也不清楚。

老同学之间都不能敞开心扉,还要通过饭局来化解之间的芥蒂,化解彼此之间的孤独、寂寞。也许人的内心越孤独,越寂寞、越无奈,越渴望享受那种表面的热情、繁华与喧闹,这是一种迷醉情怀,所谓“借酒浇愁愁更愁”吧。

小说弥漫着一种哀伤的生命悲剧意识。作者以敏锐的目光关注到人性在当今社会中被异化、被扭曲的困境,可谓深刻。

(俞胜)

新时期以来,文化散文蓬勃发展,尤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重新建构中国人文精神为己任的“大文化散文”唤醒了国人的文化自觉,同时也陷入了文化自新的迷惘。“文化散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逐渐暗淡,但散文的文化精神未曾湮灭。在这种状态下,一些散文变得更私人化、世俗化,但还有一些散文坚守在抒写共同命运、传承文化因子的道路上。这条道路因时代风气的转向和文体形式的更新变得异常难行,好在还有很多肩负使命感的作家在书桌前埋头伏案,踽踽独行。刘江滨就是其中一位。

刘江滨在河北散文界独树一帜。只是过去的一年,他的创作迸发出一种激情,有十余篇作品在各大报刊发表。通读这些作品,一股文化散文的新风扑面而来,一个怀揣古今、饱览群书的知识分子形象浮现眼前。刘江滨的文化散文不似学者型散文精深但隔膜,又不像小资型散文通灵但矫情,他的文化散文创作走在中间道路上。

内容丰厚、视野开阔、信息量大是文化散文的通常特征,但这只是“归类”意义上的散文,真正有文化的散文要看作品的文化内涵,也就是说文化散文既要有见识,更要有见地。刘江滨的散文作品常常托物言志,以现实生活

■短评

散文的文化担当

——评刘江滨散文近作 □洛齐

中的某一具体物象为载体,引出中国文化多条脉络。在梳理不同脉络所呈现的不同景观、不同意蕴之时,引发个体的情思、抒写个人的胸臆。比如,《让“我”消失一会儿》中,刘江滨对“我”这一存在主体展开了贯穿古今的探寻和解读。从佛学的“无我”到哲学的“忘我”,从五四时期被压制的“我”到当代社会迅速膨胀的“我”,他对“我”的审视不仅是文化上的注解、学术上的剖析,更注入了写作者对历史脚步的观察和对民众心理的体会。他说:“‘我’即或膨胀或者萎缩,有时莫若让其消失一会儿。”刘江滨提出的让“我”消失一会儿的观点既轻盈又接地气。他把哲学层面上关于“我”的价值观念约化、通俗化,并带有文人淡泊的情趣。这种情趣不是“小我”的情感玩味,而有“大我”之境,因为他的提法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考量之上,对当下社会有着切实的现实意义。

刘江滨的文化散文不是披着文化的外衣

来装点,而是追求内在的文化品格,一定要发别人未发之言。他在随笔《散文河里没有规矩》中说,散文是不应有范式的,情感不能是大众的体验,思想不能是现成的、别人的,散文写作应该是“陌生”的和“难度”的写作。在《散文的精神》中,他提出:“散文的精神就是对文化的诠释、对灵魂的润泽,这是散文创作升堂的不二法门,舍此无它。”刘江滨的观念与创作相辅相成、互为镜像。

文化是抽象的存在,它没有形态,但却可以投射到一切事物之上。这些被文化投射的事物就是文化的意象。刘江滨的多篇作品都围绕着文化意象展开笔墨。比如《桃之夭夭》的桃、《水上开花》的莲花、《树的事》的树木、《书的事》的书籍、《数的事》的数字。一个小小的文化意象有时候能呈现出一片大的文化景观,意象的复杂多义正体现了文化的丰茂多姿。中国文化巨库庞大浩瀚,进入容易深入难,要

厘清哪怕一个小的文化意象也得下很深的功夫,经过长久的积淀才可。刘江滨提出“难度”写作,恐怕也指向了写作者落笔之前的功夫。梳理文化意象的多重内含,可以重温文化的滋养,清文化的脉络,同时也有比较、开掘之义。文化是柔性的,对待文化的方式也应该是柔性的,历史已经证明,近百年来颠覆式文化重建对文化的伤害大于贡献,而梳理文化是文化的守成,是传承文化的良性之举。

刘江滨的散文创作是以现代人的视角穿梭于古人的精神世界。他熟稔古典文化和古典文学,遣词造句有古文韵味,引经据典有明确出处并释义准确。因而他的作品有浓浓的书卷气,适于细读慢品。但是由于缺少个体经验,缺少写作者直接的生命体验,所以不易产生共鸣。文化散文如何平衡理论观念和个体经验一直是个命题。刘江滨的创作观更倾向于散文的精神性,那种超越生存经验和个体情感之上的宏大气场。他在《散文的精神》里提出,散文作家应该“涵容古典散文的文化质地流风余韵,又以崭新的眼光对其予以颠覆和重构,自由地穿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既诗意浪漫又理性逻辑地表达着终极关怀。”刘江滨的观点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散文所需要的文化气韵和担当精神。

广告

今日批评家·王鹏程

王鹏程 李建军 王彬彬

当代前沿·当代文学史料研究

探寻立体呈现当代文学史料的体系与方式

吴秀明

当代文学史料应用的科学性等问题 · 陈国恩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 黄发

当代文学“历史化”命题与学科建设的自觉

杨洪承

对话笔记

个体的呼唤、民族的声音与人类的意义

吉狄马加vs王雪瑛

中英文双语创作与中华文化传播

蔡晓惠vs李彦

译介与研究·王尧季进主持

科幻新浪潮与乌托邦变奏 ···【美】宋明炜

庄子与中国现代文学

【美】陶德·威廉·弗利

现象解读

张恨水旧体诗词创作论 ···李遇春 邱婕

文坛钩沉

1954年《文艺报》工作整顿及其它 ···周立民

广西南宁市建政路28号《南方文坛》,邮编:530023

南方文坛

邮发代号:48-87

国外代号:BM6327

每期定价:12.00元

全年定价:72.00元

2017年第3期要目

最新文本

李建军的《井世双星》 ···· 郝雨 张国功

绿色批评

谁的八十年代? ····· 陈剑澜

评刘继明《人境》 ····· 徐刚

海外华人文坛

论《台北人》和《纽约客》中的怀旧、都市与身份建构 ····· 刘俊

2016年的台湾文学事件 ····· 古远清

南方百家

抗战时期旅桂作家笔下的桂林 ····· 刘铁群

批评论坛

青年作家王勇英作品研讨会纪要

写诗名家新作诗坛百家

金柯白玛 米绿意 李群芳 吴涛等

中国诗歌地理 诗视界诗群小辑

梁兄丁不三 浙江 黄药师 西风等

短诗大观

“华语网络诗歌大赛”第六期比赛作品小辑

七点钟 迎客松 柳碧青 灵鸢 郭应国 步云

岳客行 李朝晖

短诗九家

简志福 崔芳菲 王雪菡 汪子恒 文河等

古韵新声

风雅百家 李惟斋 莫大 孙临清

当代女子诗词专辑(第五辑)

李舜华 张海燕 秦月明 宋彩霞 关梅卿 郑秀文 董彩霞

布典儿 弄影 陈东彩等

谈诗

个案研读·吉狄马加 赖廷阶

诗人选诗 唐果 庞华 海涓 丁鹏

诗评

关于“新诗百年”

荣光启 雷登辉 叶吉娜 林李杉 周笛

欢迎订阅2017年《诗潮》杂志。邮发代号:8—17,国外邮发代号:BM5114。单价:10.00元,年价:120.00元。欢迎到邮局订阅,也可随时汇款到杂志社办理邮购。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66号《诗潮》杂志社,邮编:110003。

中华文学选刊

2017年第四期

小说

长篇 北鸢(下)(人民文学出版社) ····· 葛亮

中篇 向西,向西,向南(《钟山》) ····· 王安忆

陈泊水的救赎之路(《民族文学》) ····· 王华

短篇 天堂来客(《山花》) ····· 肖克凡

尽头(《广西文学》) ····· 田瑛

织女(《中国作家》) ····· 李云雷

名家散文

第一张书桌(《小说界》) ····· 韩少功

咖喱(《作家》) ····· 温亚军

中华诗苑

杏花,一门春天的修辞学(《伊犁河》) ··· 沈苇

佳作点评

评《你还只是一位年轻人》等 ····· 本刊编辑部

有价值的文学阅读

主办:人民文学出版社 泰州日报社

地址:100705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电话:010-65250342

邮发代号:82-497 定价:15.00元/月

文艺报

邮购启事

2016年《文艺报》(原版)合订本已经装订完毕,欢迎大家踊跃邮购。定价:300.00元/全年,含上半年、下半年共两册,不单卖,不另收邮资。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本报零售价:每份1.00元。北京地区挂号费5.00元(10份以内),其他地区挂号费10.00元(10份以内)。或另行告知其他方式寄送。

汇款时请注明所购合订本或报纸年份、期数、份数及购报人地址、邮编和联系电话。

收款地址:北京朝阳区农展馆南里十号六层

邮政编码:100125

收 款 人:文艺报社收

联系电话:010-65046620